

“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

杨捷烈士的家人，你们在哪？

杨静然 孙福军

“杨捷烈士曾任河间县大队政委，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曾为抗日战争作出过卓越贡献……”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冀中烈士陵园主任于金盼联系本报记者，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为杨捷烈士寻找家人。

于金盼说，冀中烈士陵园安葬着500多名英烈，他们的亲属无论是河间的还是外地的，都会前来祭奠，唯独杨捷烈士没有亲人前来。

“他们是父母、亲人永远的牵挂和思念，也许家里人多年来也在寻找烈士的下落，希望能早日找到他的亲人。”他说。

文武全才 治军有方

河间市曙光西路路南，冀中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青葱的草坪如铺绿毯，团团簇簇的花朵争奇斗艳。翠柏护卫着烈士墓碑，把陵园装点得庄严肃穆。

杨捷烈士的墓就在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东南侧，墓地不高，但没有一根杂草。墓碑上面刻着“杨捷烈士之墓”。

于金盼说，杨捷是牺牲在河间的抗日英雄，他的抗日事迹在河间大地上广为流传。

“杨捷，原名杨恒泰，1917年生于山西省永济县郭家庄。高中毕业后便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他的讲述，杨捷烈士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

1937年“七事变”后，杨捷来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2月，随同彭德怀副总司令赴冀南。时值日军大举“扫荡”，于是便留在了冀中军区。这一年的夏天，他任中共河间县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县大队政委。

于金盼说，杨捷政委文武全才，治军有方。他经常组织战士们学习《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和县委领导、县大队长共同研究如何建设好部队。他亲自动手编印《军事训练大纲》，组织训练，结合实战及时总结经验，打一仗前进一步，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多次出色地执行剿奸等任务，打出了河间县大队的声望。

华油退休职工再发现 隆昌历史上的任丘人

本报讯（马向齐 杨金丽）继烈士张垣后，华北油田退休职工吴绪久从隆昌历史上发现了另一位任丘人高秋谷。高秋谷代理知县期间，曾重修云峰塔，因此留名。

吴绪久是四川隆昌县人，1972年到华北油田，在中国石油测井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退休。回老家时，朋友送他一些当地的历史资料。通过这些史料，他发现了烈士张垣。张垣是民主爱国人士，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1949年12月7日，在成都解放前夕，被害于成都十二桥，是历史上著名的成都十二桥35位烈士之一。成都解放后，他们被安葬在成都青羊宫烈士陵园。张垣烈士的信息原来并不为任丘人所知，这一发现，可谓难能可贵。

吴绪久因此喜欢上研读史料。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发现了与隆昌有关的任丘人高秋谷。云峰塔是隆昌城南的著名古迹，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清道光年间，随着岁月和风雨的侵蚀，云峰塔行将湮没。道光五年（1825年），高秋谷担任隆昌县代理知县，决定重修云峰塔。他组织人员，进行设计和施工，不辞劳苦地指挥工程。塔修到第三层，高秋谷奉命调走了，他在隆昌的任期只有一年左右。云峰塔后由两任代理知县接续重建，于道光六年完工。高秋谷又名高兰孙，直隶任邱县举人。

吴绪久据此得知，高秋谷原来是任丘人。他找到任丘市志编纂中心，经查证，清乾隆道光年的《任邱县志》记有高兰孙的名字，他还曾担任过四川汶川知县。

吴绪久激动地说：“隆昌是我的故乡，任丘是我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是第二故乡。没想到历史上，相隔万里的两个地方竟有这样渊源深厚！我还会继续研读相关资料，争取发现更多隆昌与任丘历史上的秘密！”

杨捷是一个临危不惧、善于谋略、指挥果断的优秀指挥员。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率领县大队与敌周旋，神出鬼没，克敌制胜，在战斗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

带队发展抗日武装

1940年，县大队在平大公路伏击二十里铺据点的敌人，击伤7人，俘获12人；任河大战中，县大队积极配合分区作战，先后攻克三十里铺、米各庄、留古寺、半截河、桂庄、郭屯等7个敌人据点，粉碎了敌人的碉堡封锁，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41年4至10月，河间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发动了两次全县范围的破袭战。群众在县大队的掩护下，将河间至任丘、献县、沧县、束城公路上的电线割断，在公路上挖沟埋雷。在这场破袭战中，杨捷周密部署，巧妙指挥，使抗日军民无一伤亡。

1941年春，杨捷指挥县大队及区小队连续出击10余次，歼敌百余人，打击了米各庄、兴村等敌人据点，使敌人大为震惊。河间的县大队武装广泛出击，对敌人形成很大威胁，日军采取分进合击、长途奔袭等战术，妄图围歼抗日武装，而杨捷也适时改变战术，巧妙地与敌周旋，多次率部冲出重围，寻找战机，痛击敌人。

1942年春节前夕，县委、县政府及县大队转移到宁家庄。2月

15日（农历正月初一）拂晓，派出的侦察员陆续回来报告敌情：四面据点之敌出动，向宁家庄快速扑来。杨捷带队掩护县委、县政府人员向东北迅速转移。行至王庄村东时与西来之敌遭遇，他马上命一个班阻击敌人，自己率县大队主力掩护县委、县政府人员继续向东北方向突围。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安全突出重围，无一人伤亡。

盼为烈士找到家人

在杨捷的领导之下，河间县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壮大起来。

1939年，120师来到河间，县大队积极配合120师歼敌。齐会战斗后，120师整军扩编，杨捷毫不犹豫地将中队拨给了120师。同年12月，一中队到军分区参加训练，军分区需建地区队，他又将一中队拨给军分区。

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形势恶化，县区武装划整为零，独立作战。10月，杨捷带县大队部分人员驻在左庄村，适逢军分区代司令员孔庆同来河间传达冀中八地委白洋淀会议精神，二人谈及深夜。第二天拂晓，千余敌军突然包围了左庄。杨捷听到枪声，率队向西突围，在左庄、赤塔之间的交通沟内与敌遭遇。他一看西出无望，指挥部队出沟向南冲，不幸在东诗经村、左庄道沟又遇敌

时，衣服都湿透了。

几个十几岁的文工团女孩子正要跟着下水，父亲赶忙拦住，说：“小同志们，今天天气太冷了，如果你们穿着棉衣过河，湿透了又没有可以换的棉衣，会冻病的。按年龄我比你们大好多，我的女儿也比你们大，说句话你们不要见外，我用担架遮着，你们先把棉衣脱下来。我们把你们抬过河，到对岸你们再把湿的单一衣服脱下来，换上棉衣，就不会冷了，也不容易冻病。”几个年龄大的女战士不好意思脱棉衣，坚持踏水过河，真的都冻病了；而听话的小战士换衣服过河，个个安然无恙。她们非常感谢父亲的提醒，父亲对她们说：“其实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你们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一定要有个结结实实的身子。”

国民党军队在前面跑，解放军在后面追，前进的速度非常快。父亲他们的担架队走到一座山脚下，隐约看到一个村庄，村子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家家锁门闭户，村里看不到人。

好不容易敲开一家大门，家中却只有两位老人，父亲他们说明情况，两位老人才很情愿地让他们住下。队员们放下担架，有的帮着挑水，有的扫院子。这时父亲听到老头儿悄悄对老太太说：“你要管住嘴，不要多说少道。你不记得那边（国民党）一个大官说，共产党把大闺女小媳妇都抢去。你要说漏嘴，把女儿、媳妇藏的地方说出去，那就坏了。”听到这些，正在忙碌的父亲放下手中的扫把，和颜悦色地对两位老人说：“老哥，你说的这都是国民党造的谣，在我们的家乡河北，都已经解放

了，农民分了地，妇女和男人一样，人人有份，都高兴得不拢嘴。共产党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的。”两位老人半信半疑地盯着父亲。

父亲继续说：“你也看到了，我们一道的女战士和男人一样，抛家舍业、出生入死的，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她们都是解放脚（把妇女不缠足的叫解放脚）。不像你们这里的女人还是小脚。要是真把你们这里的女人抢去，还得抬着她们走，能行军打仗吗？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请老哥、大嫂放心，不要相信这些谣言。你看我们这些抬担架的，和你一样，都是庄稼人，是来支援部队的。”



冀中烈士陵园杨捷烈士墓

了，农民分了地，妇女和男人一样，人人有份，都高兴得不拢嘴。共产党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的。”两位老人半信半疑地盯着父亲。

父亲继续说：“你也看到了，我们一道的女战士和男人一样，抛家舍业、出生入死的，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她们都是解放脚（把妇女不缠足的叫解放脚）。不像你们这里的女人还是小脚。要是真把你们这里的女人抢去，还得抬着她们走，能行军打仗吗？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请老哥、大嫂放心，不要相信这些谣言。你看我们这些抬担架的，和你一样，都是庄稼人，是来支援部队的。”

老太太听了，想了想说：“是呀，前些日子，是有些扛枪的年轻人，穿的衣服像你们这个队伍的，说话和气，也是给他们扫院子、挑水，像坏人呢？你们这些抬担架的人也好，和他们一样。那我就叫女儿她们别在深山里藏着啦，回家来！”

父亲的担架队一行行进到大别山脚下，用了近11个月的时间，把这支文工团送到了下一站，圆满完成了任务。担架队员们返回老家，全村人都欢天喜地庆贺家人平安归来。

父亲离开我们近40年了，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想，如果父亲以及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奉献过的先辈们，看到今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了，农民分了地，妇女和男人一样，人人有份，都高兴得不拢嘴。共产党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的。”两位老人半信半疑地盯着父亲。

父亲继续说：“你也看到了，我们一道的女战士和男人一样，抛家舍业、出生入死的，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她们都是解放脚（把妇女不缠足的叫解放脚）。不像你们这里的女人还是小脚。要是真把你们这里的女人抢去，还得抬着她们走，能行军打仗吗？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请老哥、大嫂放心，不要相信这些谣言。你看我们这些抬担架的，和你一样，都是庄稼人，是来支援部队的。”

老太太听了，想了想说：“是呀，前些日子，是有些扛枪的年轻人，穿的衣服像你们这个队伍的，说话和气，也是给他们扫院子、挑水，像坏人呢？你们这些抬担架的人也好，和他们一样。那我就叫女儿她们别在深山里藏着啦，回家来！”

父亲的担架队一行行进到大别山脚下，用了近11个月的时间，把这支文工团送到了下一站，圆满完成了任务。担架队员们返回老家，全村人都欢天喜地庆贺家人平安归来。

父亲离开我们近40年了，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想，如果父亲以及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奉献过的先辈们，看到今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读书 是我的骨头

张国中

我的读书生涯，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就开始了，当然都是小人儿书，学名叫连环画。真正的读书，是在小学四年级。

自以为认了几个字，就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学校的小图书室里借来鲁迅的《呐喊》《彷徨》，还有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母亲》来读。这些书天天抱着读，全凭一本《新华字典》。鲁迅先生的小说，读得懵懵懂懂，高尔基的小说就得更困难，因为字都是繁体的，名字也记不住。不过，我有自己的办法，就是书中的名字只记自己认为好记的那三个字。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我只记高尔基，这样读起来就顺当多了。

从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我利用课余时间、假期时间，陆续读了薄薄厚厚的文学书籍30多本。

同学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本马烽的《刘胡兰传》，我为了先睹为快，就邀请他来我家，在院子里的枣树上摘了一书包的大红枣给他。我的物质诱惑暂时打败了他的精神需求，他同意我先读一天。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开始阅读这部30多万字的书，中午饭也是手捧书本在读。心里有一种危机感，生怕到时读不完这本厚厚的小说。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总算把这篇小说读完了。暗自高兴，眼睛却突然朦胧起来，模模糊糊看不清，脑子里都是少年英雄刘胡兰的动人故事。这也是我的读书生涯中读得最快的一本书。

高考落榜后，我非常郁闷。正无所事事、对前途迷茫的时候，村里一位中学校长找到我家，说一位女老师告了产假，想让我替她代课。我犹豫不决，父亲急得向我直瞪眼睛。校长笑着说：“你不是喜欢看书吗？”说着，在裤兜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这是图兜里的钥匙，就由我保管了。当我把那把钥匙拿在手里，没有想到这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不仅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也开启了我为作家的美丽梦想。

在那间布满灰尘的图书室里，我接触到许多书，还有一摞摞过期的文学杂志。我坐在那儿，像极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居然不知先读哪本书好了。忽然灵机一动，想到小孩子吃东西先捡大的挑，我也是这样。杂志有《人民文学》《河北文学》《俱乐部》《晋阳文艺》等数十种。那我就捡名头大的读。于是拿起一本《人民文学》，就读到了王蒙、刘心武、张承志……我被他们讲故事的才华倾倒，为他们的语言艺术感到震撼。没有想到的是，多少年后我的作品也会发表在《河北文学》（现更名《当代人》）杂志，以及另一家河北省级文艺刊物《俱乐部》的杂志

宋胜利： 难忘国庆十周年大典

本报记者 袁洪丽

“每年国庆节，我都会不禁想起一件倍感骄傲的事。63年前，我曾经有幸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活动，成为‘红领巾’方阵中的一员。”9月16日，任丘市七旬老人宋胜利，自豪地向记者讲述自己那段难忘的经历。

1959年，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宋胜利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小学读五年级。当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将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型庆典，宋胜利于9月和同学们幸运入选“红领巾”方阵。这是让学生们在庆典中呈现出最好的状态，学校每天下午抽出一节课，对学生进行军事化集训。宋胜利说，他永远也忘不了老师说出的话。老师说，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届时，整个方阵必须要像钉子一样钉在天安门广场，决不允许多做一个小动作。还要目不转睛地看着指挥员，按照指挥员的哨令和旗语随时变换和摇摆手中的花束和气球，以变换方阵组成的大型图案和标语。

10月1日当天，宋胜利既兴奋又紧张。天安门广场整个场景由多个方阵组成，各个方阵必须要在国庆大典开始之前依次进入指定场地。宋胜利所在的方阵在天安门城楼与人民英雄纪念馆碑中心偏右的地方。他们9时前排队入场，各自认定了自己的站队之位，便原地待命。10时整，国庆大典正式开始，三军仪仗队及工业、农

上。代课的时间很短暂，我又和村里人承包了300亩梨园。在梨园劳动的日子很累，每天要给梨树剪枝、浇水、施肥、打药、疏花、疏果、采摘、包装等，但再累也没有累垮我。身材单薄不到百斤的我，能扛起比我重几十斤的装满梨的荆条筐。肩膀上压出了血痕，但我咬牙坚持。

不太忙的时候，我就爬到梨树杈上，在梨香四溢的空气中，掏出随身带着的散文集读了起来。那一刻，什么苦和累，什么落榜的郁闷、前途的渺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那段日子，我一边劳动，一边读书，还一边写作。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小说《葡萄架下》，发表在了1983年11月23日的《沧州日报》上。作品发表后，还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

有书相伴，快乐无限。有一年因腿伤不能下床，我便有了大把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我就让家里人坐在书橱里找来平常没有读或者只读了一部分就放下的中外长篇小小说《醒世姻缘传》《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我想，人身体生病或者受伤都能治愈，但脑子生锈是很难打磨出来的。那段时光，我就像一只饿极了的蚊子，使劲地吸书本的血。我一边读书，一边沉下心来写作，人在床上读与写，样刊样报八方来。这些也为了我的梦想之树输送了养分。

许多年过去，大量的阅读使早已走出小村，成为一名公务员。工作之余，依然以读书、写作为乐。每每打开一本书，就仿佛和作者谈心，和书中的人物交流。书籍是我的老师，在她的影响下，我有近千篇散文发表在《中华文学》《散文百家》《当代人》《中国铁路文艺》《澳华文学》等国内外200余家报刊上。或获奖，或被收录各种选集。由文学大师王蒙先生题写书名的散文集出版，是我的读写生活中结出的一枚小小的果实。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喜欢读书无疑给我坎坷的人生带来了希望。读书，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写作依然会伴我走向灿烂的“夕阳”。王蒙先生说学习是他的骨头；我套用一下老人家的话说：读书是我的骨头。读书使我清醒，读书让我补充精神之钙。或许有人问：读书有什么用？我说：读书可能无用，但无用之用或许就是最大的有用吧！

“涖头桑椹”杯·全民读书大赛

征文邮箱: 857171805@qq.com
电话: 0317-8155702
演讲、视频邮箱: hxxyzsx@163.com
电话: 15131760069